

世界名家名著文库

Da Jiang Jian San Lang Zhu

· 珍藏版 ·

WANYUANNIANDEZUQIU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于长敏 王新新 / 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 世界名家名著文库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日]大江健三郎 著

于长敏 王新新 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 (日)大江健三郎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2. 8

ISBN 7-80153-435-2

I. 万... II. 大 III. 长篇小说-日本-当代 IV. J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2199 号

书 名: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著 者: (日)大江健三郎

译 者: 于长敏 王新新

责任编辑: 曼 熳

装帧设计: 潘岱予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蓝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19 千

印 张: 10.375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53-435-2 / I·048

定 价: 17.60 元

译 序

日本当代作家大江健三郎(1935—)以一个新进作家的身份登上日本文坛时,还是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时光荏苒,近半个世纪过去,大江健三郎一路跋涉、脚不停步,终于在他年近花甲时开花结果,成为日本第2位、亚洲第3位、世界第97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这个“出道”时就挟一股逼人新风的作家,日本评论界历来是不惜笔墨的。许多年来,围绕着他的,都是一些经大评论家们圈定后被众多评者读者所接受的名词,如60年代和70年代是“战后文学的继承人”、“战后民主主义作家”、“政治与性”、“想像力”、“核时代的危机”等,进入80年代以后,这些词汇又变成了“森林意识”、“灵魂拯救”、“与残疾儿的共生”、“文学的方法化”等等。

而在中国,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送到中国读者面前的。在获此殊荣之前,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只是在60年代有两个短篇被翻译成中文,大江健三郎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不被人知。即便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此前也未曾对大江健三郎给予过相应的注意。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等人的作品被大量

译成中文,广为阅读,但相形之下,大江健三郎的作品被成规模地译成中文,还是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大江健三郎的母国日本,研究者和评论家们对他的创作、思想及人格看法各异,可谓褒贬不一,毁誉参半,大江健三郎在受到赞誉和崇敬的同时,也受到了批评和攻击,其中也不乏谩骂和诋毁。一个作家在他活着的时候能得到如此“待遇”,在日本文学史上恐不多见。与此相对,大江健三郎在中国受到的则是“一边倒”的拥戴。这一方面与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不无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这也与中国提倡“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大有关联。

自开始创作以来,大江健三郎就一直将自己定位在“战后文学继承人”的位置上,活跃在文学界的前沿。一旦将自己规定为“战后文学的继承人”,大江健三郎就会时时意识到自己这一代与战后派文学家们之间的距离:战后派的文学家们都有过惨烈、鲜活的战争体验,而大江这一代人却是“迟到”的一代。于是,将自己规定为“战后文学的继承人”这一定位本身,就意味着要直面如何超越两代人之间的这一距离的重大课题。1935年出生在日本四国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的大江健三郎,于1941年上小学,1947年入中学,就是说,他属于在小学时代接受战争期间的超国家主义教育、在中学时代接受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一代人。这两种形成鲜明对比的意识形态,不能不在价值时空的特殊点上,在大江健三郎心中互相交织、纠葛乃至碰撞。而大江健三郎正是通过选择战后民主主义作为自己一贯坚持的意识形态而接受下自己所处的时代的。

战后民主主义思想为日本社会、乃至文学艺术提供了一

个重大的转机,大江健三郎那一代作家从民主主义精神出发开始进行创作,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有意识地将民主主义精神和新宪法精神作为自己文学的出发点,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新宪法的第一条承认了天皇制的存续,第九条强调了对战争的放弃,它的特色就在于,容许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和绝对权力的同时并存,就是说,在日本战后确立的民主主义社会,天皇、天皇制的存在依然是合法的。尽管在战后民主化的大环境中新宪法在体制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但其暧昧性还是不由自主地暴露出来:天皇制的存在,毕竟是与民主主义提倡的平等观念和民权理念相悖的。

大江健三郎就是在这种充满矛盾的状况中开始创作活动的。他登上文坛的1957年,正值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退潮期。政府的再军备政策和“自卫队”的创设,实际上是对新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的背叛,而1960年安保斗争的失败,也使民主主义精神遭到了蹂躏。一方面,自己万般憧憬的民主主义已经在被引进日本时变了形、走了样;另一方面,自己又无法放弃民主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对当时的大江健三郎来说,如何跨越这个鸿沟,同样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在这种状况中将民主主义精神和新宪法精神作为文学的出发点,意味着将自己投入到民主主义退潮期出现的“反·反动”的大潮中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大江健三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识,那就是,日本的社会状况是怎样的?日本人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日本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在这种社会状况和生存状况之下,自我究竟应该怎样树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日本人又应该怎样认识历史、抒写现在亦即未

来的历史？

《奇妙的工作》以后的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世界，多以时代状况同个我间的压迫、被压迫的关系为主轴，但实际上，大江健三郎表现“监禁状态”下失去抵抗意志的人们，是意在唤起人们“危险的感觉”；对屈从于美国人的强权、却又对自己的同胞施以强权的日本人，大江健三郎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与其说是一种对日本人生存状况的不满，不如说是对日本现状的批判和对日本国民性的批判；大江健三郎还通过自己的作品强调了在如此的时代状况和生存状态之下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主体性的重要，并昭示了容许天皇制存续的日本民主主义的脆弱和天皇制自身所蕴含的暴力因素。这都是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创作中启蒙意识的体现。

日本的战后启蒙，多指以丸山真男为代表进行的战后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而大江健三郎通过早期文学创作所显现出来的启蒙意识中，除却对民主主义思想的精神坚守，还有对日本独特的民主主义体制的深切质疑和忧虑。特别是1960年安保斗争的失败，使大江健三郎认识到在日本进行思想启蒙的艰难与曲折，也促使他由一个外在的启蒙者向一个历史的探寻者、文化的批评者转变。

20世纪的日本之所以不可以忽视大江健三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所探索的精神主题一直与日本社会最深层的问题及其改造的社会实践相联系。可以说，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战后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产儿，同时，他也是意欲打破这种危机、呼唤战后日本走向新生的启蒙者和批评者。大江健三郎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敢于无情地鞭笞自己民族的弱点，向着自我的心灵提出挑战，还在于他通过文学的方式破坏天

皇与民众这个统一体,敢于上触天皇下启民众。

大江文学的情绪是深沉的。用施太格·缪勒的话来说,是“存在状态被理解为情绪”式的深沉。叙述者充当了情绪的载体,这个叙述者一方面不断想象着现实的存在状态,一方面又是对现实存在的体验者。所以,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总会感到一种无形的精神意象潜伏在作品的深层结构中。在《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阶段,虽然存在主义与大江健三郎对日本文化的体验和焦虑一拍即合,但它们还没能将人们导向对日本文化的思考;《饲育》和《拔芽击仔》阶段,大江健三郎的启蒙意识渐渐显露出来,且《我们的时代》阶段,大江健三郎着力用性表述人的存在、用政治表述自我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然而它们所关注的也还只是日本的现实;及至《个人的体验》阶段,大江健三郎终于以“忍耐”承担下虚妄的现实,实现了存在主义的大江化;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阶段,大江健三郎则重操启蒙旧业,只是这一次,他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敦促人们对日本文化的深度思考,达成了对日本及日本人的文化批评。

最初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于1967年1~7月号《群像》杂志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代表作。小说自问世以来,就以它多元的主题、恢弘的气势,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热情关注,作者本人亦视之为“自己无法跨越的作品”。一般认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包含着宽泛的多元的主题,如自我认同、人的再生、安保斗争、与残疾儿共生等等。然而,从小说的整体结构对作品重新加以考虑时,你也许就会发现,与其说这部作品要表现的是1960年前后的“当下”,莫如说它要表现的是以一百年前即万延元年的农民

暴动和十五年前即 1945 年的朝鲜人部落袭击事件为代表的“历史”。就是说,1960 年这个“当下”的时空,因与万延元年和 1945 年的重合变得稀薄,而“历史”的时空,则因此而变得浓重了。可以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并不是在写“当下”,是在写“历史”。而这种对“历史”的执著的背后,潜藏着很多很深的东西。

从小说的整体结构上看,《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故事是由一个“当下”的事件即强抢超级市场和两个“历史”事年即万延元年的农民暴动和朝鲜人部落袭击事件构成的。对由这三个事件贯穿起来的跨越百年的“历史”,登场人物怀有各自不同的记忆,并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历史”,就是这样以“复数的记忆和解释”互相纠葛的面貌出现的。

对“万延元年起义”的解释和传承,呈现出了纷杂不一的样态,蜜三郎们走出村庄前听到的根所家自古以来的传承、以及他们回乡后听到的各种传说之间,都有着很大的出入。就是说,关于“万延元年起义”这一历史事件,存在着复数的解释,且这些复数的解释互相纠葛,互相影响,错综复杂。同样,关于另一个历史事件“袭击朝鲜人部落”,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同是一件事,解释与记忆却各不相同,这就是《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所提示的“历史”,它是由“复数的解释和记忆”构成的,而且,记忆已经不单单是“被传承的过去”,而且还是“被重新构架的过去”。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这些“复数的解释”并不是一开始就都显露在表面,而是同实际的历史一样,先作为一个已成型型的、文字的记录存在于世,而后才有通过对记忆的开掘和与

现实的结合而得以显现的不同解释出现。如此一来,围绕“万延元年起义”和“袭击朝鲜人部落”两个历史事件的各种言论间的争论、特别是蜜三郎对事件的解释的变更,便都成了大江笔下的一个“装置”,正是通过这个“装置”,“复数的解释和记忆”——对历史做出的各具异质性的解释,才有可能复活、并存,并得以释放,而大江设置这样一个“装置”的目的或许就在于,通过对“复数的解释和记忆”的阐释,思考讲述历史的方法,思索对历史的别种解释的可能性。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历史”,是在与“现实”结合的过程中复活的。所谓“现实的事件”,指的是鹰四模仿“万延元年起义”和“袭击朝鲜人部落”,在故乡村庄发起的“强抢超市”事件。以“现实”唤起“历史”,这或许可以说是大江健三郎的又一个“装置”。将“强抢超市”与“袭击朝鲜人部落”联系起来考虑,就会发现,大江设置这个“装置”,意在追究日本人的“历史意识”——昔日殖民时期被“日本人”视为“贱民”受到歧视的“朝鲜人”,由于“日本人”的战败而成为“获得解放的人民”,可以与“日本人”平起平坐了,对这种新型的平等关系既不服又嫉妒的“日本人”,终于通过指使“不法团伙”袭击朝鲜人部落,以暴力的形式发泄这种复杂的情感;而今,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日本人”反要在经济上受“朝鲜人”的支配,于是,为“雪耻”,为恢复自己“战前及战中对朝鲜人的优越感”,“日本人”又策动了抢劫“朝鲜人”经营的超级市场的暴动。

鹰四总是将自己归入家族中带有“英雄色彩”的谱系中。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根所家族的“家系”就会发现,“暴力”,是这个家族的最大特征,也是鹰四进入家族英雄谱系的必要条件。可以说,鹰四的生,就是对暴力的暴力解决;根所家的血脉,就

是“暴力”的血脉。而关键的关键在于，根所家的“暴力”，又都与“亚洲”有关——蜜三郎的父亲，战争期间曾每年有一半以上时间要“在中国东北”度过，“连母亲和祖母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显然是为“满洲国”做事的人；蜜三郎的长兄，法学部毕业后曾一度就职，后被征兵，战死在菲律宾，他留下的日记中有着“以军刀取土民首级”的记载；S哥，主动应征加入了海军飞行预科的“特攻队”，虽有幸得以生还，却又在“袭击朝鲜人部落”事件中丧生；及至鹰四，则利用村民对朝鲜人的反感，组织青年们抢劫朝鲜人经营的超级市场。如果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这些设定与实际的侵华战争、菲律宾战、殖民朝鲜等日本在二战中的所为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完全可以说，根所家族的“暴力”是对亚洲的暴力，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根所家族的“暴力”不单单是根所家族的谱系，它同时也是日本近代史的谱系。我想说，这也正是《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揭示“暴力”内涵的真正用意。

可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侧重的并不是关于事件的种种言说的细节，而是言说的多样性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被这种多样性唤起的“历史”的追究。1967年发表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大江健三郎花了两年的时间写就的。战争期间的日本文化论经过50年代的改装以后，作为日本文化特殊论开始出现，特别是这两年间，纪念明治维新一百周年的言论和活动也逐渐呈现出了活跃的态势。如果从小说设定和实际的历史事件的重合（如1860年即万延元年的四国乡村农民起义、对美不平等条约签订与百年后即1960年的安保斗争；1945年特攻队复员兵袭击朝鲜人部落、鹰四抢劫朝鲜人经营的超级市场与1965年日韩条约签订），以及当时大江的时事

性评论的角度来进行阅读的话,就不难发现,这部小说实际上是指向1967年前后赞美明治维新百年的风潮的。创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两年间,大江阅读了很多有关明治百年的书籍文章,也发表了一些对明治百年的看法。伴随着对外扩张得以实现的日本现代化;二战中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战后靠在亚洲进行的战争(如朝鲜战争)得以快速发展的日本经济。“暴力”的介入,更加明确地显露出了幕府以后日本近现代史的特异性,而表现这种历史特异性的堆积,正是《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丰厚内涵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讲,《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百年前”就意味着“现在”,“历史”就意味着“现实”。鉴于此,我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读到的,就不再只是蜜三郎的旁观、鹰四的行动,也不再只是现代人的寻根和再生,而是大江通过“复数的解释”所表现出来的对“历史”的别样解释的探讨,是通过对“历史”的追究所表现出来的对日本近现代史的文化批评。

纵观大江《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以前的作品,我们发现,其中并没有反映出将“历史”拿出来晒晒太阳的意识;而阅读《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以后的作品,我们又会发现,叙述历史、表现历史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从《同时代的游戏》(1979)《M/T和森林的奇异故事》(1985)、《致令人怀念的年代》(1986)。

到最新作品《替换》(2000)等众多作品都体现了大江的这种意识。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大江健三郎通过追究充满“暴力”的日本近现代史对其进行文化批评的意识得以达成的标志性作品。正是这种历史文化意识,使《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同《个人的体验》等作品相比,更具有厚重感,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以文学为武器的文化批评者的

诞生。

作为一个新锐作家登上文坛时，大江健三郎曾经坚定不移地表示：“我毫不怀疑，通过文学可以参与政治”。应该说，这是大江健三郎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在文学精神上最为相同的地方。而当他在中学时代开始接受的新宪法和战后民主政治在十几年后面临危机、受到威胁之时，他将目光由现实政治转向深层的文化积淀，于是终于发现，不确定的现实会随着观点和投射光线的角度的不同而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历史就在这些可能性中现出最真实的姿态，唤起人们对现实的想像力。应该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彻悟。

大江健三郎文学活动的主要意图有二，一是有意识地作战后文学的继承人，二是有意识地作日本现代社会的代言人。目前依然活跃在文坛及社会生活中的大江健三郎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知识分子”。在接受我采访时，大江健三郎曾表示，希望年轻人、年轻作家把作家当成知识分子看待。在日本，把小说家看做是知识分子、要担负起知识分子责任的认识越来越薄弱。大江健三郎对此感到非常不满。他认为，一个好作家，应该强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

萨特曾经说过：“沉默也是一种发言”。沉默意味着默然和接受。大江健三郎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绝不做一个沉默的作家——在绝大多数作家选择了沉默（他们不是“不能说”，而是“不想说”）的时候，他选择了呼唤和呐喊。《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英文译本，就叫做《无声的呐喊》。

王新新

2002年7月于长春

出版说明

一、世界文学名著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这是一笔永恒的财富，它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泯灭，也不会因日月轮回而遮蔽自己的光芒。这笔财富曾滋养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它像灯盏一样打开并通向所有心灵的道路。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文学大师勇立潮头，人类的文学精神才得以薪火相传。基于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世界名家名著丛书。

二、这套丛书是站立于 20 世纪峰巅，着眼于拔萃世界文学作品的全部精华，且对于世界有广泛影响的名家名作，小说、诗歌、散文等兼收并蓄，不拘体裁。对于每一位入围作家只选取代表性作品，不搞一窝蜂

式的选录,以充分体现作家的艺术个性。

三、丛书分单册出版,既有几万字的精短之作,也有洋洋上百万言的宏篇巨制,考虑到读者购买的需要,几年内形成一定规模。

四、对入选作品选取最精良、最具权威性的译本,有很多则属于新译,并注意多方面吸纳最新艺术研究成果。

五、这套丛书力求装帧精美,设计新颖,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为便于广大读者购藏,采取单册单价,读者可以全套购置,亦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 录

译 序.....	王新新(1)
在死者引导下.....	(1)
阖家再会.....	(26)
森林的力量.....	(48)
看到的和可以看到的一切的“有”,无一不过是梦幻罢了	(72)
超级市场的天皇.....	(94)
百年后的足球队.....	(119)
诵经舞的复兴.....	(141)
说出真相吧.....	(163)
被放逐者的自由.....	(184)
想像力的暴动.....	(209)
苍蝇的力量。苍蝇妨碍我们灵魂的活动。吞噬我们的 肉体,于是将我们战而胜之。	(230)
在绝望之中死去。现在,你们能否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它绝不仅仅意味着死亡。难道它不是后悔生存,在耻辱、 憎恶和恐惧之中的死亡?	(255)
复 审.....	(281)

在死者引导下

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寻求着一种热切的“期待”的感觉，摸索着噩梦残破的意识。一如咽下一口要烧着你五脏六腑的威士忌，这种“期待”的感觉热辣辣的。我心中忐忑，摸索着，企望它能切实重返体内。然而这种摸索却永远都是徒劳。手指已没了气力，我只好将它们并拢起。分明觉出自己全身的骨肉都已分离。迎着光亮，我的意识畏葸不前，这种感觉也正转化成一种钝痛。对于这样的一个肉体，尽管它沉重、零落、全身各处都在隐隐作痛，但出于达观和无奈，我却重又接受了它。我全然无意去想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所采取的姿势，只是蜷曲着身体睡着的。

每次醒来，都要去搜寻这业已失去了的、热切的“期待”的感觉。它不是什么失落的感觉，它本身便是一个实体，且性质积极。我知道它无法寻觅得见了，便试图诱导自己重回再度睡眠的斜坡。睡吧，睡吧，世界不复存在。然而今天早晨，却有一种异常的巨毒渗进我的全身，疼痛难受，妨碍我重返睡